

书市扫描

追忆与仰望： 35位文化名人探访

作者：王幅明
大象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



本书是用充满诗意和深情的文字雕塑而成的现当代文化名人群像，35位人物，横跨两个世纪。作者在叙述中兼具传与评的双重特色，重在诠释传主的独立人格、担当意识、上下求索和淡泊名利的士人情怀，并展示了他们在不同领域里所取得的杰出成就。

文心学思

作者：单德兴
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



作者访问了八位华语大家：王文兴、哈金、林永得、余光中、齐邦媛、刘绍铭、李欧梵、周英雄。这些跨界学者的自我文本解读，使其丰富的文学世界得以深刻地展现；作者又是卓有成就的文学研究者，与这些受访者互动，自然会不断地碰撞出思想的火花。

高语罕讲《红楼梦》

作者：高语罕
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



作者通过对《红楼梦》文本的总结与分析研究，指出这部小说是一面镜子，是一面照出人世间的痴男怨女悲欢离合的镜子，是一面照出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人心世道的镜子。这面镜子所折射的内容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，为后人提供了说不完的话题。

书讯由市新华书店提供 励开刚 执笔
《悦读周刊》投稿邮箱E-mail: ljz@cnnb.com.cn
《悦读周刊》QQ群：107496617



开 卷

包丹虹，供职于鄞州日报社，主任编辑，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《叩开名家之门》《说与西风》《木桶浴闲话》《春晖》等。

不忘初心

□包丹虹

年少时，大凡都说过或被问过长大后做什么的理想。因为爱好文学，自己第一愿望想做报纸副刊编辑，第二愿望想做书店营业员或图书管理员。可在当时，如此愿望简直是奢望，所处的城市只有一种《宁波日报》，所居住的小镇只有一家新华书店和一个工人文化宫图书馆。然而，冥冥之中似乎有安排，人生之路有时真会朝理想目标前行。

如果说人要知足的话，那从前的两个愿望都已实现。至今我在报社做副刊编辑工作已二十余年，自己也出版了四本书。而父亲的“秋雪庐”，现拥有藏书三万余册（其中线装古籍7900卷，时间跨度600年以上）。中央电视台曾两次到家里采访拍摄，在“走遍中国”栏目中，父亲的藏书楼与天一阁藏书楼作为“书香宁波”专题播出。在前年“世界读书日”中，父亲与莫言、安意如、白先勇、钱理群一起，作为全民阅读的代表，分别被“朝闻天下”和“新闻直播间”栏目多次介绍。父亲获得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全国首届“书香之家”称号，他在书房中阅读的模样还上了新闻联播。因此，家里可谓是一个书库，无论从数量和品质来说，已远远超过从前的书店和图书馆。

我这两个愿望是在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生发的，当然也带有自己骨子里的某种喜好。其实，相比同龄人，我的阅读条件已经不错了。

父亲书房外的过道边，挂有中国书协会员曹谷卿先生给他写的“智者不藏书”的条幅。这句话出自韩非子的话，原本是用来自谦的，但藏书曾经还真招来大麻烦。1966年夏天，发生暴风雨般一幕：家里的书被抄，拖走了满满四手拉车。但还有些书逃过了劫难，例如鲁迅的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，《丰之恺漫画集》、《唐诗一百首》，还有海涅、拜伦、普希金、泰戈尔等人的诗集，后来它们就成了我的文学启蒙书。

开卷有益。记忆中我的第一本读物是《丰之恺漫画集》，因年幼不认识字，而图画书直观，何况丰之恺漫画很多系儿童题材，他笔下的纯真与幽默，直通孩儿心道。我4岁时，父亲26岁，属于文艺青年。他写字台上有着许多玩意儿，如笔筒、砚台、假山石等摆设，还有压在玻璃板下的各种邮票、照片、红叶等。我身高够不着，就模仿丰之恺画意，把写字台抽屉一格格拉开作阶梯，登上去玩耍。

若追忆童年阅读，连环画是重要图景。连环画被我们称作小人书，当时都互相借着看，有的已不知经过多少小朋友中转，陈旧得封面都掉了。父亲也给我们买过一套连环画，是高尔基的《童年》、《在人间》、《我的大学》。那份焕然一新的感觉，不仅仅是书的品相，主要是故事内容，完全颠覆了我们年代看的小人书中坏人好人黑白分明的立场套路。因翻阅得烂熟，以至于如今在微信圈看到有朋友晒出这套连环画时，画面情景历历在目。

年少读书记忆性好，白居易长诗《琵琶行》至今背来“滚得溜”。前不久，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看到普希金铜像时，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便脱口而出。这首充满温情和哲理意味的诗，曾经慰藉了多少困境中的人，并予以他们生活的信念和希望。文学的最大教化意义也莫过于对人类心灵的拯救。

自感幸运的是，小学六年虽处在文化窒息时期，而我却能攀爬中国文学史上两座高峰——曹雪芹与鲁迅。因为毛泽东对《红楼梦》推崇备至，而鲁迅是被老人家称之为硬骨头的人物。所以，《红楼梦》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得以走红，书籍一版再版，盛况可谓壮观，读得懂的读，读不懂也琢磨着读。当然小孩们是没这个作业的，我读《红楼梦》纯粹是因为没书可看了，而家里红学研究类的资料很多。记得有本《红楼梦诗词解读》，我看到后来，哪首出自林黛玉哪首出自薛宝钗，去掉姓名都能分辨。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”，肯定出自薛宝钗这个封建卫道者，解读说她充满了野心。

尽管当时文学被政治化，可我真的喜欢林黛玉。当然，现在对人物的理解不会像从前这么简单。那次，毛尖做客鄞州书城“周六悦读沙龙”，与她谈起《红楼梦》时说，我理解大家族最后为贾宝玉婚姻所做的选择，并“戏说”：如果我有儿子肯定选择薛宝钗做儿媳。林妹妹哭哭啼啼作作梗梗，而且那病怏怏弱不禁风的样子，还真担心她的生育能力呢。毛尖说：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，我儿子长大后，也不会希望他娶林黛玉。不过，她说这完全是当妈的私心，这种私心基本不会将之带入《红楼梦》的阅读。与我一样，从小到大读《红楼梦》，她最喜欢的还是林黛玉。

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色来说，经典作品能让人“反刍”。早期看鲁迅著作，储存了孔乙己、闰土、阿Q、

祥林嫂等系列人物形象。有一次旅游途中，女儿用“最鲁迅气氛”的语调，朗读《在酒楼上》。于是彼此说起鲁迅作品的好，我们特别有共识。且不说其寓意与人物形象之深刻，单就那种高冷的叙述语调，简直是他独特风格的识别符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读书兴盛期，也是家里买书藏书的黄金期。而我期待的是那些新时代生长出来的文学刊物：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收获》《小说月刊》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西湖》《东海》，等等，家里特制的报刊箱常被挤爆。

看了就有写的欲望，再加上父亲调侃：总不能老是看人家的，自己也要还些吧。于是，写了个万余字的短篇寄《西湖》。编辑来信说：小说立意很好，前半部分太平，建议改成两千字小小说。那可只剩下零头了啊，我才不愿忍痛割爱。但这封编辑回信让父亲看了，倒使他信了我的写作潜力。

自己生性散漫，一般想的多，写得少，许多激情火花大都在脑海里自生自灭。所以常常对父亲宣称要写小说，这回中篇，那回长篇。父亲多听了就说，什么中篇长篇，我看就是个“八骗”。

有次，我心血来潮写了约四万字时，恰逢地方上举办笔会，请来几家有名的期刊编辑。像医院门诊似的，宁波文学青年们在宾馆的几间房间的门前排队等候。轮到我进去“把脉”时，那位中年编辑拿过稿子匆匆翻阅了几分钟说，你这十足带琼瑶腔啊！接着他说琼瑶作品浅薄，还连带批评了鸳鸯蝴蝶派。

可想而知，我失望透了，没几天就“黛玉焚稿”了。

如普希金所写：“一切都是瞬息，一切都将会过去；而那过去了的，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。”好歹鸳鸯蝴蝶也是一种派，《还珠格格》出自琼瑶，《金粉世家》出自张恨水，后来人家都成影视作品而家喻户晓了。那时我才二十几岁，文艺青年先做做鸳鸯蝴蝶也蛮好，年岁长了阅历深了，自然会蜕变。

但不变的是文艺心。前些天参加地方作协理事会，有几位是年轻时就一起搞文学的，现在都已白发闪现。大家讨论申报创作项目，我说报吧报吧，不忘初心。这四字竟得到共鸣！几十年过去，兜兜转转，话题仍然没离读书与写作，这不正是我们人生理想的出发点？